

經史質疑錄

聰咸性魯識闇未能力學少而獲侍耆儒資取聞見苟  
究所疑不敢不盡非欲求異也歲辛未至京師忝與賢  
士大夫講習經史退而尋繹其義有論難而後得進者  
有商榷而不敢附者偏蔽之識存以就正于通儒瓊望  
苟不當竢更教之得是而後已嘉慶十七年五月既望  
桐城張聰咸阮林氏識

第一冊



儀禮士冠禮闕西闕外說

釋韎韐

轡說

與郝蘭皋戶部商爾雅疏

復郝蘭皋戶部訂爾雅釋首注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與顧千里明經議左氏四事

訂大別三隘說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漢書補注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儀禮士冠禮闌西闕外說

士冠禮闌西闕外鄭注闌門槩也闕闔也古文闌爲槩

闕爲蹙聰咸曩曰說文解闌爲門梱同梱爲門槩同

槩朱同梱玉篇廣雅槩幾闌朱也朱同梱玉篇漢書馮唐傳闌曰內

寡人制之闌曰外將軍制之史記闌作闔顏籀引韋昭

注門中槩爲闌裴駟引韋昭曰門中槩曰闔李善注沈

昭王碑引漢書馮唐傳闌亦作闔據此則闌與闔同爲門槩而鄭解闕

闌不分矣說文解闕爲門楣楣限也鄭氏曲禮注梱門

限鄭誼不曰闔爲門槩故解與闕同案史記循吏孫叔

敖傳曰楚民俗好庫車王曰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

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

許之此梱字漢固始令段光孫叔敖碑亦作梱云高梱

改幣小司馬注梱門限也依此則梱爲門限不得爲門

中臬甚明鄭氏不爲無據矣

衆經音義門闔凡七見皆訓爲門限兩引三蒼五引

鄭注一參說文王曼卿通政曰王肅注家語亦有梱門限之訓自史漢之義歧出而鄭

許等又各依所見于是訓詁家率溷爲一如漢書王莽

傳思所不出乎門闕顏籀注闕門槩衆經音義兩釋門

闌云卽門限並援尔正槩謂之闕爲証文選曹植應詔

詩仰瞻城闕善注又誤引說文闕爲門楣皆失實矣

文選

廣絕交論注引鄭氏禮記注闌闕皆門限也

古文闌爲槩者昭八年穀梁傳

曰以葛覆質曰爲槩范甯註槩門中梟釋文槩門槩也

又毛詩小雅車攻傳曰裘纏質曰爲槩

作檣同

釋文曰門

中闌正義曰呂裘纏樅質曰爲門中之闌周禮考工記

匠人置槩以縣後鄭謂槩古文梟段借字疏曰今之槩

從木執古之槩爲梟法字故尚書康誥曰女陳時梟梟

法字亦得爲槩柱之字此闌與槩得通之可徵矣闌爲

蹙者猶詩召旻篇今也日蹙國百里毛傳蹙促也蹙與

上闌對文此爲門限亦胥蹙之義也左傳莊二十二年

南國蹙之蹙意亦同西都賦左城右平城亦蹙字蹙之

言促音近得通也賈疏乃目槩蹙非門限之義殊繆

釋韎韐

釋韎韐曰茹蘆茅蒐蒨也

茹蘆見詩鄭風東門之墦茅蒐見爾雅釋草

詩毛傳本釋草

蒨見禮雜記及定四年左傳鄭雜記注呂精讀如

蒨施之蒨蒨染赤色者也杜左傳注呂精茂之蒨取

染草名蒨染緇故精从糸蒨飾車故精从車實皆蒨

字說文精字注精赤緇也呂茜染故謂之精茜字注

茅蒐也蒐字注用釋草毛傳是矣釋草部注云今之

蒨也可以染絳叔重曰人血所生陸璣曰茅蒐一名

地血

周禮地官掌染草及序官注茅蒐與蒨互見



茅蒐可以染韋謂之韎

說文韎茅蒐染韋也本毛詩瞻洛傳

今本詩傳韋誤為草賈侍

中國語注一染曰韎說文韎字注一入曰韎與爾雅

一染謂之縹同色但染韋則曰韎染帛則曰縹為異

也

成十六年左傳正義引尔正釋器目為一入赤為淺赤色

韋曜國語注目一入

為縹證韎鄭氏玉藻組韍注縹為赤黃之間色所謂

韎也說文縹字注縹為帛赤黃色與康成組韍注正

合鄭志目淺赤韋釋韎韋亦與縹字注合矣又說文

衿字注其色韎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

胡孝

廉云許君以一染之韎為淺于三染之纁故云其色異若目韎為即赤色則玉藻之組韍赤韍無分矣

皆曰韎爲赤黃色之訓鄭氏聘禮韋弁注其服蓋韎  
布以爲衣又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說文解緹爲丹黃色可曰證與緹與縗與緹爲一色  
矣玉篇韎字注引說文茅蒐可以染緹新附字以緹爲赤色杜氏韎韋注賈氏韎布衣疏并曰韎爲赤色本鄭雜記注蒨染赤色郤氏爾雅注以縗爲紅色亦本鄭氏儀禮既夕注皆得通也  
謂之韎者何齊人呼茅蒐成韎聲也

鄭駁異義曰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聲如茅蒐今俗本正

義多緣經文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本巡曰茅蒐一名蒨說文

無蒨字同蒨眾經音義及廣韻亦作蒨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蒨爲

韎曰蒨與茅蒐爲一物本無異義故瞻洛箋則云茅

蒐韎聲矣齊人呼茅蒐成韎

詩東門之墀釋文茅猶又音妹茅韎蓋雙聲

徐州人呼茅蒐成蒐

陸璣詩疏茅蒐徐州人謂之牛蒐

陳留人呼茅

蒐成蒨也

詩疏云齊人謂之蒨者中有脫誤

鄭氏箋注皆連韎爲文

者以經義本主韎制故不省韎字

詩瞻洛箋儀禮士冠禮注皆同戴侗

六書故曰儀禮注韎屬下讀不審詩箋云茅蒐韎韎聲正連讀爲文矣

非并韎於韎始

成茅蒐聲之轉也觀鄭駁異義甚審禮玉藻正義乃

引齊人謂茅蒐爲韎韎聲失鄭義矣且鄭於韎字俱

有合韋之訓是本不目韎爲茅蒐甚明左傳成十六

年正義引瞻洛箋正作韎茅蒐染也茅蒐

今本皆脫二字韎

聲也此可證鄭箋本不目韎字爲聲矣韋昭本鄭氏

茅韎聲之訓呂注國語亦云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

茅蒐成韎不取韎聲是亦為明徵矣周禮韎師注後鄭讀韎如韎韎

之韎破先鄭讀如味杜子春讀从疎蓋取韎韎為聲非取韎為色也賈疏謂鄭取韎為赤色而援禮記檀弓周人大事欽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為證殊失鄭義矣

出時亦赤為證殊失鄭義矣

染韋為蔽膝謂之韎謂之韎者何韎之言合也

士冠禮鄭注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染呂茅蒐因

呂名焉士喪禮注一命緼韍又注韎帶云不言韎緼

者省文疏云言韎者韋旁著合謂合韋為之故名韎

韎為染韋故字從韋末聲義由聲出韎為合韋故字從韋

旁合義出形具詩瞻洛箋亦云韎韎合韋為之士喪禮注

古文鞞爲合是也

施於爵弁服曰鞞鞞其他服曰鞞曰鞞

詩瞻洛傳鞞鞞所以代鞞也箋云鞞鞞祭服之鞞士

冠禮鞞鞞鞞鞞也而許叔重曰爲士無市

說文市爲鞞之正體

有鞞

說文鞞爲鞞之正體

者謂無天子朱鞞諸侯赤鞞大夫慈

衡士但有縕鞞耳縕鞞則鞞鞞矣說文解鞞之制如

鞞缺四角爵弁服禮玉藻士鞞制葍後正鄭注士賤

與君同不嫌也鞞以下爲前以上爲後鄭曰正在直

方之間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此與許氏如

鞞之訓亦合云缺四角者謂使前後方正蓋二命之

服也公候鞞亦殺苻後使之方但變於天子之直而

又不似士之正耳

此本鄭義

鄭又云鞞之制似鞞者目士

冠禮爲與君祭之服故其名曰鞞

士冠禮疏明堂位正義引易困云云

非實有別於鞞也說文鞞鞞也所目蔽前韋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鞞再命赤鞞此本玉

藻引鞞正佗鞞又市鞞也篆文从韋从反詩朱市斯

黃之市易困正佗鞞是鞞與鞞與市本不異也在他

服則易其名耳

鄭駁異義曰有鞞鞞無鞞有鞞無鞞

賈疏目爲鞞與

鞞制同飾異所引眾經言鞞言鞞言市者義皆得同

而乃疆爲分疏誤在繆解鄭注佗字耳鄭氏未嘗目

爲制同飾異也

施於兵服曰韎韁

周禮司服兵事韋弁服儀禮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  
兩注皆以爲韋弁韎韁之韋兵服也成公十六年左  
傳有韎韁之跗注鄭志曰跗爲幅謂曰韎韁幅如布  
帛之幅而連屬曰爲衣而素裳是裳不用韎韁甚明  
而鄭于彼注又曰韎韁爲裳引成十六年傳云云是  
事涉猶豫不若賈服等曰跗爲足跗之切直矣詳見  
聰咸  
所述左  
傳辨杜明堂位韍制注士韎韁而已正義謂無飾此  
對赤韍諸等殺而言非戎服也

轡說

轡者御馬索也

曲禮正義

釋名曰轡拂也言牽引拂戾目制

馬也轡之字从絲从𠂔說文在絲部解與連同義引詩

六轡如絲聰咸曰爲毛詩麟風千旄篇云素絲紕之良

馬四之凡三章云云皆當解如毛傳曰素絲紕組之法

御四馬爲順鄭風叔于田章云執轡如組箋云如組者

如組織之爲康成此訓正與千旄傳同證而鄭彼箋獨

牽于周禮節服氏維王太常之義而曰素絲爲維持旄

旄轉失實矣

千旄正義曰諸侯目下旄數少而且短維之目否未可知孔氏已疑鄭說

轡亦

名革小雅梁山詩曰偉革金厄箋云偉革謂馬轡此本



余正轡首謂之革也轡亦謂之靶說文革部靶字注轡

革也

余正釋文引字林同

凡轡之數詩千旄傳詳其例矣解良馬

六之云四馬六轡四馬則兩服兩驂兩服有四轡其二

轡則兩驂之外轡也其內轡之二納於缺則垂轡矣

詩齊

風載驅章曰垂轡瀾瀾傳云轡之垂者聰咸曰此垂字最明晰解良馬五之云驂馬五

轡說文驂駕三馬又高誘呂覽注同詩正義引王肅說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

三馬則兩服

一驂兩服有四轡其一轡則一驂之外轡也其內轡之

一納於缺則垂轡矣皆章云良馬四之兩馬則四轡蓋

得兩服之四轡無驂馬矣無驂馬之二轡故僅四也猶

次章言五之則五轡末章言六之則六轡矣曲禮言僕

人執策分轡正謂御駕四馬者則分六轡御駕三馬者則分五轡御駕兩馬者則分四轡毛傳于首章素絲紕之下獨發凡曰紕所呂織組也總紕于此成文于彼願呂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此合下三章而言故解紕之義呂織字又於紕下貫呂組字復于末章申祝呂織義非呂御四馬云云獨解良馬四之句也其不別云兩馬四轡者呂下章義例自明不煩言矣凡經漢儒解轡者初無異誼自東晉時後趙避石勒名呼馬勒爲轡鄴中記云於是溷轡與勒爲一物案說文革部勒字注馬頭絡銜也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古人之勒多呂金石爲之說苑田子

方載黃金之勒魏文帝此不得爲馬轡明甚尔正轡皆應瑒陳琳有馬瑤勒賦

謂之革今本部注云轡鞮勒謂之鞮是矣而雜曰勒是後人妄加非卽氏之舊也孫恂復據之曰鄴中記而直屏棄說文馬頭絡銜之訓至顏師古則更據之曰注漢書匈奴傳鞮勒一具云勒馬轡也此直曰勒爲轡其誤更甚於孫恂矣

惟顧野王猶存說文之舊

後魏侍御史劉芳作毛詩

箋音證會辨之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曰轡爲勒舊語云馬勒不云轡曰轡者蓋是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爲馬勒而鞮爲轡反復推之此則明證又詩稱執轡如組又云六轡在手所曰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曰

轡爲勒而曾无寤者此辯最爲明晰然劉書旣逸而邵氏之介正注顏籀之漢書注孫愐之廣韻注皆舉世所遵行之書人莫從而剖別矣故特出之則轡之說旣明而經史之誤注目正

劉說僅見李昉所引隨志毛詩箋音證十卷

與郝蘭皋農部商爾雅釋山釋樂釋草三疏

聰咸近讀毛詩魯頌泂水篇薄采其芣傳曰芣鳧葵也

竊謂毛傳多本尔正釋草文尔正是篇載蒹葭葵芹楚

葵無芣鳧葵之文

廣雅有芣鳧葵

又說文艸部蒹字芹字及芣

字注并用釋草文及毛傳蒙頗疑蒹葭葵之下脫去芣

鳧葵三字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引尔雅曰芣鳧葵

六字可徵矣

袁本茶陵本并同

釋山小山別大山辨文選長笛

賦及吳都賦注皆引辨伯嶢胡墨莊編修謂余曰尔雅

本作解字後人又加山旁并引說文釋解爲判旁採荀

子及吕覽伯辨之字皆吕爲解文之譌聰咸案解辨本

雙聲古音同在支部

詩有兔斯首箋云今俗語斯白之字作解齊魯之間聲近斯左傳宣

公二年傳于思于思

賈侍中服子慎訓為白頭正義云

字雖異蓋亦以斯聲近

鮮禹貢西戎析支大戴禮記作

鮮支後漢書作賜支

詩新臺鮮與泚瀾為韻孔攬仲云

从鮮之字聲當曰

鮮為正說文霽字注小雨財零也讀

若斯是矣解于古音入

真韻韓奕詩曰解與易辟為韻

殷武詩以解與辟

續適為韻闕官詩以解與帝為韻秦

瑯琊刻石文曰解與辟

易畫為韻今人不知詩古音讀

辟為避讀適為音讀

續為債又見唐韻解字在卦韻遂

莫求鮮與解為

曩讀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竊謂此鮮

支部四聲字矣

字即解字之借與漢車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

之解同意也不必若鄭氏訓為獻聲之誤又鮮說文从

魚韓省聲魚旁隸多與角通用如楅衡之衡本从角說

文作衡隸體變从魚繳觶之觶从角說文讀若魚旁觶

薊字鰥字說文俱从魚隸體又變从鰥變从薊矣此鮮

與解又篆隸相轉寫易溷之字卽注云不相連

詩皇矣正義引

孫炎說同漢書律歷志解谷孟康曰解脫也周禮典同疏引同

此正釋解字之義李巡

乃不寤而解曰大山少此何言與詩毛傳引爾雅而不

破義鄭箋云鮮善也此亦用釋詁文呂解本經鮮原之

鮮當爲善義蓋不从毛傳引尔雅之說非并尔雅經文

而亦當如善字解也邵氏正義頗拘牽其義而未之剖

晰尊疏如更正之鄙論或有一得焉釋文引鮮或作嶰

與文選解作嶰皆轉寫者呂意加山旁非其舊也又釋

樂大笙謂之巢文選笙賦引作大笙謂之簧卽注無解

巢字之義云大者十九簣侶經文本作簣字然得繹禮  
鄭氏注及說文皆曰簣綴于竿笙之下祭酒云簣笙中  
簣司農云竿三十六簣笙十三簣然則簣非單行之物  
邵云大者十九簣則小者十三簣矣侶守文選注單文  
孤證未可爲據更請明視之



復郝蘭皋戶部訂爾雅轡首卽注之誤

承明視悉尊意曰革與勒古得段借此與惠松崖詩經古義解條革及邵二芸本疏用錢詹事之說旣博覈矣第鄙意非曰勒與革之不相通曰轡首之革不可溷爲鑣銜之勒也詩蓼蕭正義曰馬轡所鞮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此轡首之革也至勒字說文云馬頭絡銜也衆經音義及廣韻引作馬鑣銜鑣銜卽今之絡頭絡頭不得指爲轡首之垂革明甚且卽注本无勒字詩蓼蕭正義已爲明証而釋文于鞮字之下并无勒音亦可証本无勒字矣據鄙見卽注宜逸勒字于尊疏下當云今

本多勒者與鑣銜之訓相溷故依詩經正義蒙曰爲經  
字可曰段偆會通注經似不必曰段偆相溷且康成解  
六藝如古文段偆字且破從今文邵氏曰勒字當古文  
之革侶无是事可否不必依邵氏之舊而依蓼蕭之疏  
侶爲確矣附攷廣雅韉韉勒也又說文羈馬絡頭絡頭  
勒也俱无轡首之訓而東晉曰後勒與轡革始溷爲一  
如顧野王于轡字注解曰勒是矣而雜曰韉也之訓皆  
由轡革與勒不分之故孫愐于韉字注解曰轡皆誤更  
甚于顧矣聰咸奉復

復段懋堂大令論左氏書

去冬接書承撰鄙箸敘并惠春秋辨譌字攷鄙注已如  
命改刊杜字爲杜注辯證矣其續搜采者如襄公三十  
年尹言多杜注及氏族謚未詳今據尹宙碑云尹言多  
吉甫元孫襄公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櫛呂爲公琴杜注  
櫛木名御覽九百四十二引佗椿說文无椿字蓋卽椿之別  
體說文櫛从木筍聲杔也然則傳本此杔廣韻杔椿皆  
丑倫切是矣又如杜注青鳥氏云鷦鷯也今據文選注  
東京青鳥鷽鷽也與今本不合通典引杜注青鳥鷽鷽  
也御覽九百二十一青鳥鷽也立春鳴立冬去校今本衍鷽

字案通卦驗云鶡鶡鳴康成注鶡蒼狀也春秋考異郵  
水威火故虵螯鶡宋均注鶡柔良之鳥鶡爲水也依此  
則杜佑李昉引杜注爲得實而善註文選爲譌本御覽  
所引亦脫鶡字矣曩據史記律歷書建正伯于孟春於  
時久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先淖大戴禮云瑞雉無釋  
青鳥蓋卽此无疑然徐廣及小司馬皆云鶡鳩又不得  
與蒼鶡爲一物二氏之說皆以意斷爲杜鶡杜鶡以季  
春鳴故楚辭云慮鶡鳩之先鳴使夫百草爲之不芳此  
正與歷書相戾可已證秭雉不爲鶡鳩矣聰咸近治漢  
晉逸書竊以蔚宗之後漢華而不實房元齡之晉書駁

而不純因蒐輯謝偉平華叔駿司馬紹統及二張袁謝八家而呂蔚宗書參定異同正其紕繆訂其遺逸使閱范書者知未爲專善也晉書則搜引王隱之西晉書何法盛之中興書臧榮緒之兩晉合撰書呂三家爲綜而附呂虞預朱鳳謝靈運及干寶陸機王韶之曹嘉之諸紀合十八家而各存其舊可呂證房元齡之多采劉義慶等書而半失紀傳之實矣又儀禮士冠禮闌西闕外鄭氏呂闕爲門闕而說文釋名及卽注介雅皆釋闌闕爲一尊注說文闌闕相糜楯五字當有訂正焉

與顧千里明經難左氏四事

聰咸曩治左氏竊謂當陽之學旣顯而古學微矣其大

端紕繆約有四事長歷非歷也司馬溫公王伯厚已糾

其失

詳見困學紀聞引通鑑外紀目錄云

至本朝江慎脩始曰今歷推究

其置閏之失實而並春秋梓慎卑竈之流曰爲長于占

驗而不長于推蓍鄙人不敢曰爲然也左氏雜取晉史

凡言天象率曰歲星所在論分野不可曰歷法求况欲

強傳曰合經邪漢曰三統術之周歷魯歷求定經傳已

自參差而謂杜征南曰後出之乾象歷能訂春秋之星

歷乎

杜氏曰推歷元之法爲長歷歷元者漢太初歷曰後之法古未有是服子慎解傳歷用太極上元姜

岌已駁其失婺源江氏復據唐一行及姜岌大衍服子授時三家曰正長歷之謬其說既詳羣經補義矣

慎注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傳云是歲歲在

析木後六年在大梁水宗云云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

傳云是歲歲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

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

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知今年越得歲龍東方

宿天德之貴神其所在之國兵必昌云云依此則服氏

亦曰歲星見誼然歲星又不可曰今法推唐一行歲星

議已言之江慎修知歲星難求而并疑傳文之失實是

又爲今法所泥矣

詳見聰咸所著左氏辨杜文元年閏三月傳注

元凱言喪制

始誼本阿主其漸至於誣經自魏收後魏書禮志已扶其繆妄而劉光伯規過衛冀隆難杜皆議其小疵而遺其大咎如閔二年傳衛文公大白之冠杜據晉俗本作帛遂解云厚繒禮雜記鄭氏注大白之冠大古之布冠也引傳正伯大白可證矣元凱旣釋云諸侯諒闇之服而又冠厚繒猶得謂通于禮乎乖戾特多畧舉其槩其于軍制則車法徒法無分宣十二年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氏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釋之此誤曰徒法釋車矣江慎修據周禮司右合其車之卒伍鄭注車亦有卒伍其說固允然司馬法載車法二十五



乘爲偏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呂百二十五乘爲  
伍而率乘之數無由得知呂桓五年傳先偏後伍伍承  
彌縫之說求之偏伍已綜車法之大數偏對兩而言二  
偏則得五十乘矣謂之兩者蓋得兩偏之數司馬法曰  
五十乘爲兩是也昭元年傳服虔引司馬法云廣有一  
率一率得十五乘服虔曰左右二廣得三十乘矣傳云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是也二廣之率各乘一偏得二十  
五乘二偏則成兩矣故云率偏之兩傳承上分二廣而  
言特省文耳若解二廣僅有一率便不得通更證呂成  
七年傳呂兩之一率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謂呂五十乘

中之三十乘適吳留吳二十五乘令習之故云舍偏兩  
之一鄭氏周禮夏官序官注賈服宣十二年左傳注皆據司馬法以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十人爲偏依徒法釋傳江氏曰傳言兩之一卒句爲不辭乃呂已意于兩下增偏字而解之曰謂合兩偏成一卒之車即三十乘舍偏兩之一謂留其卒之偏偏居卒云兩之兩之一即十五乘終未明此兩爲五十乘之兩一卒者猶廣有一卒兼二廣而言故得三十乘此合二偏而言故亦得三十乘也杜氏於田制則邛賦甸賦莫辨哀十一年季孫欲曰甸賦田古甸字也元凱曰邛賦之法釋之邛出馬一匹牛三頭常制耳傳所云貪冒無厭何指蓋于邛賦中欲令出馬四匹牛十二頭之甸賦耳若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則呂意斷非傳誼矣

晉人之稱頌征南者又多許其地學爲最善然預之大  
繆無過於解漢水矣禹貢嶓冢導漾節云過三澨至于  
大別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非謂漢水至于大別  
南入江也漢入江自後其流浸盛與江并跨荆楊入海  
雖入江猶得稱漢詩言江漢浮浮禹貢言江漢朝宗于  
海皆明徵矣鄭注尚書及桑欽撰水經司馬氏續漢志  
京相璠土地名顏籀漢書注皆云大別在廬江安豐今  
固始霍蓋居漢淮之間水經決水出廬江雋縣南今  
固始地蓋在大別山酈善長曰俗名之檀山峴蓋大別  
安豐西南之異名又巴水注江水注水出雋縣之下靈山卽大

別山與淩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曰巴山蓋  
漢水入江自後首受巴水之注力能引盛自退觸大別  
之陂知漢既與江并流七百里而復截江東流滙爲彭  
澤則知漢入江甫經二百里得巴水而復橫淩自至于  
大別更無足怪矣禹貢凡兩言大別導嶓冢云內方至  
于大別導漾云過三澨至于三別皆從上流至下流也  
杜氏自過三澨句在南入于江上遂讀作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爲句定四年傳注云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  
此二別在江夏界

晉書地理志江夏郡領安陸雲  
杜曲陵平春鄖竟陵南新市

此由

誤自漢水之名不逾江夏是并經文東滙澤爲彭蠡句

而忘之矣漢既入江則滙澤者當爲江而經文獨諱于

漢水曰下且于導江節申其說曰東迤北會于滙則漢

之名得踣荆揚矣杜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反在安豐

釋例土地名是知巴水受漢爲近漢且曰彭蠡會漢

爲遠漢也尋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淮汭今壽州境自豫章與

楚夾漢杜注豫章在江北淮南是亦知不在江夏界矣然則吳自淮汭來豫章

必不至行九百餘里至江夏曰上始與楚夾漢且詳審

經傳從不聞江夏界內有豫章地也武城黑謂子常必

速戰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濟漢正謂度漢沿巴

水曰至于大別山下也傳云小別亦當在安豐唐人云在漢川亦猶曰翼際山當大別

耳今失所在

吳師舍舟于淮必由城口而入此城口在淮汭之西南元凱云大隧直轅冥阨漢東之隘道名亦未嘗詳指其地至唐人始曰義陽三關當之然距淮汭大別迂迴幾五百餘里故知其地之失實矣自杜氏曰大別在江夏而梅氏偽書傳皆沿其說酈善長注沔水援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此舉地說可見禹貢過三澨至于大別與下句各自爲誼本不相蒙矣然酈氏終爲杜惑而不能於江夏曰上明指其地至唐李吉甫始曰夏口之翼際山當之國朝胡拙明尊審其說曰爲千古疑竇至唐人始能發明而不知吉甫之肌斷已昧

于漢水之全勢矣杜氏疑誤乃率據呂定經致相承不  
返其壟贖後人不淺也至於訓故之譌如釋鸞和則兵  
乘相溷釋旗物則旌旄不分後儒皆沿其誤不能殫述  
畧詳鄙箸中矣

復胡景孟編修論大別書

昨奉書目所辯大別柏舉之說見視欣承直諒細讀之  
彌五日矣第漢志及尚書鄭注司馬彪續漢志所云大  
別在安豐西南與水經注淩水出雩婁之下靈山卽大  
別山又隋志弋陽郡期思縣有大別山皆指今霍邱西  
南九十里之山也案雩婁漢志屬廬江郡續漢志改雩  
婁侯國仍屬廬江晉太康地志改屬安豐郡見宋志晉書地理志  
同南齊書州郡志安豐郡領雩婁安豐酈元據晉書地道志雩婁在安豐  
之西南卽其界故地理志曰淩水出雩婁安豐故城在今霍邱西南  
胡朏明日淩水在縣西八十里與固始史記吳世家餘  
分界是今固始呂南卽漢雩婁不疑矣



祭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楚之東邑酈元  
乃曰雩婁縣爲故吳引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  
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爲證其誤不待辯矣  
今商城以東實雩婁商城西南實期思有可明證者雩  
婁在漢初爲金蘭縣班志于廬江郡下載金蘭西北有  
東陵鄉灌水出不列縣目而雩婁下則載洩水北至蓼  
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洩更目說文灌水出雩婁水  
經洩水出雩婁合求之今灌水出今商城縣東大蘇山  
洩水出今霍邱西南大別山與漢志灌水出金蘭西北  
水經洩水出雩婁縣南今古悉符理無可惑更證目酈

氏所云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後魏

於此置新蔡志載郡治有大蘇山隋志於殷城縣下載有大蘇山是也是大蘇山在漢縣

正值事婁之西北在今縣正值商城以東大別在漢縣

正值安豐西南事婁呂南在今縣正當霍邱西南固始

呂南也此固始呂南確為漢事婁之證來書呂事婁實今商城地呂古

證之與灌淩所出之方相戾呂今求之與灌淩所出之山愈遠案圖索之悉矣漢期思之北濱

淮其東為漢蓼縣今之固始北有漢蓼縣故城是也其

正西為漢弋陽今之光州隋之弋陽郡是也其東南為

漢事婁今商城呂東灌水所出是也其商城西南自為

漢期思之境甚明漢志及司馬續漢志汝南郡領期思

晉書地理志改屬弋陽郡故宋書州郡志載期思於弋

陽太守下云漢舊縣也

齊書州郡志同案魏收地形志期思凡三見一載於汝陰弋陽

二郡者今固始西北漢期思故城是也一載于邊城郡者即隋志廢陳邊城郡置期思者也一載于弋陽郡者

漢舊縣西南之地今商城西南地也劉昫舊唐志光州領殷城云漢期思

地宋置包信隋改殷城

殷城今商城

此商城西南確為漢期

思之證

來書曰包信乃宋僑置在軍婁界內者今案宋志西苞信下未詳僑置所在南齊書州郡志北

新蔡郡下有苞信即隋志汝南郡下襄信也南新蔡郡

下有苞信即隋志弋陽郡殷城舊曰襄信舊唐志云云

也所云在軍婁界者商城曰東即軍婁縣界若曰商城

實漢軍婁是漢期思僅得今固始西北一隅而其四至

皆無由安置矣舊唐志未為誤也又攷隋期思正得漢安豐西南地與

漢期思故城異地

尊據隋志期思有大別與漢志安豐西南正合而又斷曰商城西南轉與

班鄭不合漢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霍邱縣西

一百八十里樂史寰宇記指為隋期思誤也隋志曰大

別載期思下不誌於淮南郡安豐與霍邱縣下者隨安

豐僅得壽州以西地唐因之志載有芍陂今芍陂在州

漢期思之水灌季婁之野隨霍邱僅得今霍邱西南四

五十里地唐因之舊志載漢松滋地縣北隨固始僅得

今霍邱西北潁上以南地志云固始梁曰蓼縣水經注

縣故城東又逕其北大別不在諸縣界內明矣更曰新

唐志及元豐九域志求大別東南縣界唐志載霍山縣

有大別山唐書天寶元年析盛唐為霍山正得今霍後

邱呂南英山縣界今英山縣自元始置

漢書竇融傳章懷賢注安豐今壽州縣也故城在今霍山縣西北正值今霍邱西南山在二縣間故志於霍山載大別山也宋開寶中廢霍山故九域志又於壽州壽春郡六安載有霍山大別山是矣上合之漢志安豐水經事婁隋志期思并無異又不得曰今霍山稍遠見嫌也

今霍山

明宏治三年呂六

安故埠鎮爲縣非舊縣也酈元所云安豐故城今邊

城郡治者魏收地形志魏之安豐郡凡二一治洛步城

領安豐一領安豐松滋皆非漢安豐之舊故善長必明

之曰故城者曰漢縣今邊城郡治矣志載邊城郡凡五

一領史水一領茹山一領邊城一領期思一西邊城郡領史水字樓開化卽宋書州郡志于

邊城左郡下載元嘉中呂豫部蠻民立茹由呂下凡七

縣屬弋陽郡者也魏之宇樓即弋志載西邊城郡下者

對邊城郡治居東志載邊城郡領期思郡治有九口山而定城郡又領有

宇樓定城漢弋陽今光州正當商城之地即今一統志所誤指商

城為漢雪婁者不得便指為漢雪婁也觀宋志呂雪婁

屬邊城左郡可呂訂漢之舊矣徐爰宋志有邊城兩領雪婁諸縣大明八年省

為縣來書欲以商城西南之分水嶺當大別聰咸襲者頗

據明一統志巴水出麻城東北板石山之說與尊說略

相似既得繹班鄭司馬乘京諸儒在安豐西南之明證

更呂鄺善長巴水出雪婁南歷蠻中之說求之後漢書

光武紀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章懷賢注蠻中聚名故  
戎蠻子國在今汝州西南俗謂之麻城酈氏既云南歷  
其源自不在麻城界內無疑是知其所出之山實當霍  
邛西南不至三隘以西也來書終曰大別在商城西南  
謂與班鄭諸儒不異然班鄭  
所指者即巴波所出之山實在今霍邛西南九十里而  
無由移置于商城西南也且入波之灌水亦出今商城  
東又無由移置于商城西南也既曰驍大別為在西出  
三隘曰後之事則必求大別於二百里外陰山穆陵諸  
關曰西之地元和志載殷城南至陰山關二百里在麻  
城東北光州南至穆陵關一百四十九里在麻城西北  
此於地勢乃順若曰傳文夾漢曰後不當  
退舍復兼守班鄭之說則必不可通矣尊意又曰柏

舉當在麻城西不曰水經注舉水所出之龍頭山為柏

舉來書云水經雖曰舉水出龜頭山未嘗言龜頭山即  
柏舉其云舉水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今麻

城縣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垂山在今光州南又西南  
逕梁司豫二州東又西南逕顏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  
西齊安故城在今黃岡縣西北又東南歷赤亭下謂之  
赤亭水赤亭故城在今麻城縣西又分為二水南流注  
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  
于柏舉疑卽此據此則柏舉當在黃岡黃陂二縣間近  
江之處 蒙旣縛繹傳文及墨子非攻篇曰吳闔閭敎七年

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注林疑灌林漢志東陵鄉灌水出今

本傳寫誤作淮水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灌之間嘉林之中今本亦謬作淮酈善長引褚先生云云作江灌是矣今本水經注灌水又多出于冥阨之徑戰於柏

舉墨子此篇爲飾攻戰者陳古王公大人惡失惡危之

事吳闔閭柏舉之戰先奔三百里而舍出冥阨之險然

後戰于柏舉故能不危不失中楚國而朝宋魯至夫差



之身攻齊攻越卒自恃其力而吳國以亡故致危致失  
玩文尋理一得一失本易曉也傳載司馬悉方城毀舟  
而擊其後是時吳師聞楚有備而奔與襄廿六年楚師  
及爭婁聞吳有備而還事正一類不曰既夾漢復退奔  
爲嫌也史記楚世家昭王十年載是事曰吳兵之來楚  
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  
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趙曄吳越春秋闔閭內  
傳載吳與唐蔡合謀伐楚舍兵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  
漢水爲陣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于大別山三  
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此并約言之然可據曰求夾

漢之義夫傳旣云夾漢則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  
謂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計不使吳師渡漢耳及司馬  
計行而吳已退奔城口子常乃濟漢出隘轉戰于安豐  
西南之大別三北乃西南趨柏舉故復戰于柏舉及子  
常之卒奔吳遂從楚及清發此與班鄭安豐之說旣符  
又與墨子出隘之文適合且呂奔三百里之文計之吳  
恐司馬之擊其後乃由巴水以東之地出於真隘呂次  
舍于大別正值三百里耳傳文夾漢目前不敘入隘毀  
舟且往不敘出隘今證呂墨氏出於真隘之文乃得傳  
文之實矣

來書必曰墨子奔爲奔赴出爲出隘而西水  
本惠氏定字說依此則二師夾漢以後吳師

斷無由退舍于二百餘里呂外商城西南之地矣又當  
求大別于今黃陂黃岡二縣近江處與鄢氏所疑舉洲  
不遠故大別既敗乃戰于柏舉于勢乃順茲又呂意度  
大別在商城西南是何殊于出隘而退屯于霍邱西南  
乎鄢氏疑舉洲卽柏舉蒙又案圖細繹之江水右得黎  
磯北對舉口善長所云北岸烽火洲卽舉洲其地已在  
今江口楚人三戰三北由今商城麻城漸退而西趨孝  
感雲夢呂至于清發此道里之可計者若如鄢氏所疑  
是楚師旣敗于大別而反舍西趨清發之道南走江口  
與之接戰不自敝邪高誘呂覽注柏舉楚東鄙邑俗本  
云南鄙者蓋轉寫之訛二師戰于漢東京相璠云柏舉  
爲漢東地是矣无由至楚之南鄙也今獨不呂吉甫柏

舉之說爲非者曰麻城東道里計之

麻城漢西陵地隨志載梁置信安陳

置定州隋置麻城縣

子常旣敗于大別則退而西南趨柏舉矣柏

舉在麻城之東則值大別之西南也曰麻城東北道里

計之三隘爲陰山諸關

隋志麻城有陰山

吳師奔三百里而舍

必出於此柏舉在三隘之東大別又值柏舉之東北也

曰今究古不爲違戾希按圖詳審焉

訂大別在安豐大隧直轅冥阨不在郾縣說

大別非夏口之翼際山聰咸曩辨左氏定四年杜注已  
條列漢晉諸儒之說反復數千言而又繪圖如左破李  
吉甫元和志之誤并抉發漢水自入江自後猶得與江  
漢并稱漢旣入江而又皆受大別山巴水之注上徵毛  
詩禹貢下接鄭注尚書漢書地志酈氏水經注已可已  
解千餘年之積惑矣金壇段氏曰爲此不特証明左氏  
兼能闡發尚書咸近時又曰此事質之元和顧明經廣  
圻特發凡語耳非詳列舊說也今見陽湖洪編修亮吉  
有釋大別山一篇亦曰是山在廬江安豐廣設十四證

并取定四年傳柏舉雍澨息郢皆歷呂今地攷之實先  
獲我心矣朕于禹貢導漾節南入于江呂後終不瞭朕  
且呂大隧直轅冥阨在信陽此又明于大別栢舉之地  
執而復闔於大隧三隘之道里矣何也吉甫輩呂大別  
不在安豐者呂安豐去漢水已五百里且其地又不濱  
江又無呂攷其漢水之枝流遂不得不呂夏口之山當  
大別咸嘗曰不知漢水于入江呂後猶得稱漢者不可  
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漢水于入江呂後皆受巴  
水之注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受漢之巴  
水發源于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豐也不知

入淮之洪水亦發源於大別山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

安豐也不知吳師自淮汭來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

豐也不知三隘之不在信陽者不可與訂大別之在安

豐也卽呂今地攷之吳伐楚舟師必由震澤西南沂大

江今之蕪湖也又西入巢湖今之無爲州及巢縣是也由巢

湖逕肥水路逕今之合肥而東而北而西乃達淮汭淮汭今之

壽州境也顧司業已言之淮汭在大別之東大別在霍邱西南

九十里壽州西南至霍邱僅百里耳當逕今之鳳臺而至霍邱栢舉

又在大別之西南在湖北麻城東六十里詳李吉甫元和志自

大別呂東巴水呂西爲吳楚用兵之常道今霍邱縣西

胥窮水水經注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溺與吳師  
遇于窮谷者也決水卽出於霍邛大別山東南水經淮  
水注東逕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注之在霍邛西南安  
豐故城之西八十里此與窮谷皆在大別山東者也巴  
水則出於大別山西北水經巴水注水出雩婁縣之下  
靈山卽大別山雩婁卽今之霍邛西南地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  
之分水山今其源自霍邛西南逕商城東南出麻城西  
南逕黃安東南黃岡西南而入漢水此漢旣入江第一  
枝流也漢皆受巴  
而其流浸盛故漢之東岸沿江下歷黃岡而得巴水今  
之瀕江猶得稱巴河也吳師自豫章與楚夾漢必在是  
間何也吳師自淮汭西南沿大別逕栢舉入大隧直轅  
輿阨始能與楚夾漢楚師必由郢都東沿漢渡清發逕



今之雲夢孝感黃陂始距吳師則與之夾者卽此漢水之枝流案圖可稽理無可惑今之一統志乃以爲巴水之源出于蘄水縣之板石山流入黃岡境者蘄水北境之山東連麻城之木陵陰山自上接于大別蓋東北之山勢高於西南巴水發于大別直至麻城之西北始稱巨浸今之志以其源涓細難尋遂以蘄水北竟之山當之失其此巴水自西首受漢水之枝流者也蓋大別北實矣

濱淮

元豐九域志及明一統志云霍邱西南有大別山北濱淮史河澧河俱入焉

南通漢傳

所云楚子軍于漢淮之間

已詳左傳辨杜

及此年傳吳舍舟于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可目徵吳楚用兵之地不外今之霍邱固始商城麻城黃岡此三百里內爲出入之竟實千古不可易之証矣吳自淮汭西南行百九十里而至於大別又西南則必由今之商城南至於柏舉僅三

十里又西南趨漢則必由今商城之東南逕長嶺

明一統志

商城南有長嶺關

松子

明一統志商城東南有松子關

又西南趨今光州之陰

山

明一統志光州西南有陰山關

出於麻城東北之隘矣

明一統志麻城東北有虎

頭關

又有陰山關此與商城接壤者也傳所云三隘城

口

當在是間明一統志麻城西北有本陵關又北有黃

上關

此與光州接壤者也光州西南有北沙土門斗木

嶺

修善衝諸關與麻城接壤者也然吳自商城趨麻城

下歷光州諸隘矣

由此西南趨今之黃陂

七十

則逕巴漢之西

又西趨今之孝感

六十

又西趨雲夢

十

此湏水即傳所

云清發也

詳水經注

元凱解三隘但云漢東隘道高誘淮南

地形篇注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史記魏世家云秦攻

冥阨之塞徐廣曰或曰為江夏鄖縣括地志又曰冥阨

爲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高誘所云則  
在今之河南永寧縣距漢愈遠徐氏曰爲江夏鄮縣者  
舊唐書地理志鍾山漢鄮縣地屬江夏郡隨改鍾山縣  
羅山漢鄮縣地隨爲羅山縣屬申州史記集解及括地  
志所說皆指今之信陽州然徐氏猶疑而未決括地志  
所指者曰信陽州東南之石城山當之王伯厚所指者  
又曰西南之九里關當之九里關卽黃峴關元豐九域  
志及明一統志曰黃峴關與應山西北之平靖關應山  
東北之武陽關爲義陽三關也然皆意必之說墨子非  
攻篇曰吳闔閭敎七年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

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戰於柏舉柏舉在麻城之東舍漢  
而就其地則必出于今之陰山虎頭諸隘道乃能達於  
龜頭山之下也若如洪君所據王伯厚冥阨在信陽軍  
東南五十里之說則當子常濟漢轉戰之時吳師反渡  
巴水而北出今之應山呂抵於信陽之黃峴關又東趨  
今之羅山又東逕今之光山又渡黃水而後至今之光  
州又東南乃至于大別胥是情乎此說之必不可通者  
也且司馬旣濟漢卽渡巴水吳師已如墨子所云出于冥阨  
之徑矣則吳師必屯于大別之左右故子常徑出陰山  
諸隘道如其路而伐之乃得由今之麻城東北趨霍邱

此道里之最徑直者若出信陽是吳舍陰山諸隘僅經九十里卽東得大別而不出乃由信陽而東趨光州迂迴幾經六百里始至霍邱之大別不自倣乎是又說之必不可通者也柏舉之戰楚師旣奔則必仍返陰山諸隘而西南趨今之黃陂卽麻城五至于清發明一統志黃陂北境有白沙關關之一若入信陽是楚師復從柏舉之東又繞道西山今之固始光州光山羅山乃南入信陽之隘而舍麻城至黃陂七十里之近有是理乎是又說之必不可通者也卽曰三隘爲卽信陽之黃峴關則墨子所云出于冥阨戰于柏舉柏舉當在信陽卽麻城五北三隘之外矣乃與

墨子出字之說方合洪君旣據元和志柏舉在麻城東  
又呂圖經所云舉水出黃蘗山爲卽龜頭山歷證大別  
至柏舉之道斯近之矣而又疑柏舉當在黃隨左右然  
則吳師旣西出信陽之險而猶能戰于信陽之南黃隨  
之左右乎是爲信陽之地所轆轤又其說之必不可通  
者也今呂大別在霍邨道里計之淮內西南至霍邨百  
里霍邨西南至大別九十里大別西南至柏舉三十里  
不必西取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經五百里而始至  
信陽之隘道而後東南趨于麻城柏舉也呂柏舉在麻  
城東道里計之大別西走商城則三十里商城南走麻

城七十里中必取徑于麻城東北之陰山諸隘今之霍  
邛固始行人皆由此爲黃陂孝感之衢路更不必西取  
徑于今之光州光山羅山入信陽之隘而後經應山經  
孝感經黃陂而始達漢水也更自信陽之隘細尋之如  
司馬戍之計欲使子常距吳師不令渡漢是時吳蓋已  
與楚師夾漢水矣已乃東趨淮汭旣毀舟則還塞三隘  
司馬蓋欲絕其去路耳而謂於信陽之隘道拒其出獨  
不慮其于麻城東北諸關已悄然徑去邪且司馬云子  
濟漢而伐我自後擊之歸自淮汭而出於吳師之後則  
必西南趨霍邛自出于大別之東北乃所謂自後擊之

也若西走信陽之隘而後擊吳則吳已出東北陰山諸隘矣司馬戌奚從擊其後邪戌走淮汭必北渡淮而東逕息息今之光州息縣也當由今之正陽東南又東趨汝口又東北至潁尾又東南乃達于淮汭當司馬聞子常旣敗之時吳已深入清發矣司馬能不自息渡淮北逕走今光山之木陵北沙土門斗木諸隘而直達于今之麻城西南呂趨于清發而必待西南取徑于二百里外信陽之隘始南達于清發乎此吳師不必出入于信陽之隘審矣吳從楚旣濟潁水必西南趨郢都當由今之雲夢縣西南渡潁水邪趨應城之西南呂出京山之



南而後南達于郢洪君吕蔡仲默所指京山界內之汉水爲三澨者謂卽雍澨今吕道路求之自不爲違戾然  
不考于水經巴決之源斷吕左氏漢淮之證而徒資于  
班書鄭注能令人不疑乎咸更吕所訂大隧諸隘道而  
復繪圖如左吕竢明哲

復姚姬傳夫子論大別書

承吕論大別一條見視咸旣讀之不能無惑焉竊吕楚  
之北竟據今地攷之商城之南有長嶺關東南有松子  
關俱接湖廣羅田縣竟者也光州之西南有陰山關接  
湖廣麻城縣境者也麻城之西北有木陵關又北有黃

土關接河南光州縣竟者也光州之西南又胥北沙土

門斗木修善諸關亦接麻城界

諸關詳九域志及明一統志

尊視乃

呂爲義陽三關之東吾鄉北峽關呂西山高嶂疊無通行道路殆偶有不照也且柏舉在麻城東若如尊說則吳將舍商城呂南諸隘徑趨漢南而不行必西行之信陽然後繞道呂趨于柏舉邪且決水卽出于霍邱之大別尊示乃呂爲吳從決水來必須行今羅田黃州界內決水僅發源霍邱之西北注于淮而已而欲訂其入江豈可得乎尊所云者蓋巴水非浚水也黃州呂束江臯平衍尊又呂爲山高路迂亦未之審左傳小別亦當在

今商城呂東大別之西此地勢之可證者李吉甫旣誤  
呂漢川之僣山當之無庸置辨若仍取其說是楚師誠  
牽連其陳一千餘里有是事乎更請視之

漢書補注

漢書自高祖訖武帝大初元年多本史記爲之史記自高祖訖孝文卽位之初又多本楚漢春秋爲之楚漢春秋楚人陸賈所作也賈曰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凡誅鋤秦項之事皆身與其謀于秦三年與酈食其說秦將于高祖四年先侯公說項羽高祖及孝文時先後皆曰使南越拜大中大夫故所述高祖時事最爲得實而班馬或胥遺焉其書旣逸今存者蓋所撰新語耳讀史之暇因曰班書數事署出于晉灼諸家旣詳外而取唐人所徵引者分行列于下曰伏无忌古今注言五行

事參附之爲補注云

高帝紀補注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

陸賈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

見使者入通公方跣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曰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

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聽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咸曰史記酈生列傳亦本是文

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市

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

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銜口龍舉

吾使人望其氣

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

楚漢春秋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曰吾望沛公其氣衝天

五色相繞或曰龍或曰蛇或曰虎或曰雲或曰人此非人臣之氣也樊噲聞事急直入怒

甚羽壯之

楚漢春秋曰漢高祖會項羽范增曰脫身去羽羽不應撞入食豕肩于此羽壯之

閒至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

斗楚漢春秋曰脫身鴻門從閒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謂項王軍門良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

玉斗一雙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聽咸曰班書及史記項羽木紀皆第云令張良留謝未

及韓信此云張良韓信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

謂項王軍門與班馬異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楚漢春

敗彭城薛人丁固追上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

甚乃罵而去上卽位欲陳功上曰使項失天下是子也

爲人臣兩心非忠也下吏笞之審食其從大公呂后閒行反遇楚軍羽

常置軍中曰爲質楚漢春秋曰項王爲高關置大公子

漢王曰吾共項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如烹若翁幸

分我一杯羹聰咸曰班書項籍傳及史記項羽本紀俱

本是文而云項王爲高祖置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

太公易闕爲祖此爲異也

號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華陽池其令諸吏善

十餘日九年又見長安班書并未及也

經史資治通鑑 漢書注二

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

楚漢春秋

曰正疆數言事而當上使參乘解玉劔呂佩之天下定呂爲守有告亡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曰正疆沐浴霜露與我從軍而人言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告亡何也下廷尉劓

右爭欲擊之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

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卽棄天下欲呂王葬乎呂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呂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東淮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陰害于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

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

楚漢春秋曰淮陰侯曰牛爲秋七月大怒又曰下蔡亭長罵淮南王

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

定燕代

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羣臣破敵禽將沾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

尚未足黔奴郡盜所邪而反何也樊噲周勃將二十萬

相屬百世無邪  
絳侯周勃是也  
如礪漢齊宗  
廟余无絕世

### 惠帝紀補注

五年夏大旱

伏无忌古今注載七月黃鵠二集蕭池

帝崩于未央宮

楚漢春秋

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

### 武帝紀補注

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天雨栗聰咸曰事於五行厥罰恒

雨班書及元朔四年咸曰事于五行厥罰恒雨班書五行志未及征和四年伏无忌載是年大雪松柏皆折聰咸曰事於五行厥罰恒雨班書五行志未及



昭帝紀補注

始元二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雨土晝昏事元鳳三

年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

伏无忌載是年馮翊人獻桐枝長六尺九枝三葉聽

咸曰事於五行近草妖也班書五行志亦未及

宣帝紀補注

地節元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上都沙中夜風有火如粟出不焚聽咸曰事於五行傳爲火不炎

上又爲赤膏三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黑粟聽咸曰事於五行傳近草妖又爲黑

告五行元康三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南陽雨豆聽咸曰事於五行傳爲草妖五行志未

及班于本紀第載四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長安雨黑黍粟聽咸曰是年宣帝詔云

婁獲嘉祥非朕之任而伏氏所載則予五行傳爲神爵草妖又爲黑膏班書于本紀及五行志俱未及也神爵

四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黃龍見廣漢聰咸曰甘露班于甘露元年紀黃龍見新豐此年未及也

二年黃龍登興

色伏无忌古今注載曰龍見上郡騰耀五色升天丞相目下上壽也班載詔云云

元帝紀補注

永光四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東萊郡東半山有野蠶為繭繭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

民目為蠶絮

建昭四年水逆流

聰咸曰事于五行傳為黃貴

黃祥五行

竟寧元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南陽山都縣雨栗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

者如麻子又載是年大霧樹皆白聰咸曰事于五行傳傳為草妖又為青黑青又厥咎霜五行志并未詳也

成帝紀補注

建始三年七月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月夜有青黃白氣長十餘丈光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劒

聰咸曰五行志未及也孝惠二年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皆下盛強將害

漢書注錄

漢書注四

上之變也其後有呂氏之亂與是年事相侶是年七月  
虎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關入尚方掖  
門至未央宮鉤盾中東民驚上城五行志曰陰氣至也  
小女而入宮殿中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  
是時帝母王太后弟鳳始為上將秉國政天知其後將  
威天下而入宮室故象先見也此天裂與孝惠時同因  
合四年夏四月雨雪伏无忌載是年無雲而風大雷如  
擊連鼓音可四五刻隆如車聲聰  
咸曰事于五行傳厥罰恒風而五行志于河平二年載  
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與是事  
相侶實則異時  
且非一象也  
河平四年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白鳥  
集孝文廟下黑鳥從之聰咸  
曰事于五行志  
及本紀俱未及

哀帝紀補注

元壽元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芝生後庭木蘭樹上  
聰咸曰事于五行傳為草妖五行志及本紀

及未

平帝紀補注

元始三年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延陵西園神寢內御戶座前大鏡皆清液如汗水出狀聰咸曰事

于五行傳爲金不從革五行志說曰若廼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鏡出汗水亦爲變怪矣是年春有司爲皇帝納采安漢公非女明年莽遂篡天下卽位是其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應也本紀及五行志未及

皆盡

伏无忌古今注載是年濟南鳩生白子聰咸曰事于五行爲羽蟲之孽志云生非其類子不嗣世是也

陳勝項籍傳補注

迺呂廣爲假王監諸將呂西擊滎陽

楚漢春秋曰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

西擊則野无交兵

陰呂兵法部勒賓客子弟呂知其能楚漢春秋曰項

梁陰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目擊地陰養生士九十人  
參木所與計謀者也木伴疾于室中鑄大錢呂具甲兵  
笑人和之楚漢春秋載其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  
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張守節據之呂

注項羽  
本紀

韓信傳補注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

陸賈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

侯曰臣故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楚歸  
漢漢王使臣賜我玉案之食巨關之劔臣背叛之內愧  
于心也

陸賈傳補注

拜賈為大中大夫

楚漢春秋曰上欲封陸賈侯賈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

故號平國君此見文選漢高功臣頌注聰咸曰史記項  
羽本紀載漢王封侯公為平國君云云張守節正義引

楚漢春秋于侯公之下則封平國君者乃侯公非陸賈  
矣陸賈侯公俱往說項王請太公者陸說項弗聽侯說  
項乃與此侯公所目封平國君也然大史公云余昔者  
讀陸生書固當世之辨士此又本楚漢春秋矣  
吳王夫差云云  
楚漢春秋載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  
踐素甲三千聽咸曰賈自著春秋云趙  
中大夫與班言  
大中大夫異也

與阮侍郎論晉逸史例

承視目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晉書以下諸傳皆貞觀  
目前之本可備補逸今考晉自中興及劉宋東西各爲  
一書自南齊臧氏始合撰爲一家之史梁陳目下至唐  
初凡引史者單稱晉書皆臧氏書也沈約宋書謝靈運  
傳云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  
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然則隋志載謝書三十六卷蓋  
未成之書矣王隱書則作於晉元帝泰興初記高帝至  
愍帝而止凡七帝隋志載王隱書本九十三卷今殘缺西晉書也何法盛書  
載元帝中興至恭帝而止凡十一帝隋志載何東晉書書七十八卷起東晉

也朱鳳書記高帝訖元帝

凡八帝隋志朱鳳書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

西晉

至東晉中興書也虞預書伯於成帝時在王隱後西晉

書至東晉明帝書也

凡九帝隋志載預書本四十四卷今殘缺

習鑿齒陽秋

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干寶記自高祖訖愍帝鄧粲紀

僅元明二世孫盛陽秋自先帝訖哀帝徐廣紀成於義

熙十二年

房書徐廣傳載其書凡四十六卷隋志載四十五卷

載海西公太和呂

後之事歷簡文孝武凡三朝而已王韶之紀

隋志王書十卷

載

安帝訖義熙九年故宋書亦謂之安帝陽秋劉謙之記

隋志載二十三卷然引見羣書甚少畧見文選晉紀論注秋典賦注御覽書鈔凡兩見而已

陸機紀

曹嘉之紀隋志僅載四卷十卷耳非全紀也檀道鸞續



陽秋載海西公目下事今證目裴松之三國志註劉孝  
標世說註下及唐初虞世南北堂書鈔魏徵羣書治要  
在隋唐之際可目得其凡矣其引王何朱虞諸書必明  
署之者目東西晉各自爲一書而朱虞又目西晉終東  
晉二帝書也干習皆專載東晉孫盛又自西晉終東晉  
六帝徐曹專紀東晉劉王檀陸又兩晉不全之書故引  
史者必明署之爲何氏書也謝靈運本不目史長故其  
書間存紀論然亦少矣二蕭之書隋時已遺亡殘缺惟  
臧榮緒書爲兩晉全史南齊書臧榮緒傳載其書紀錄  
志傳一百一十卷與隋志合新唐書太宗紀貞觀十年

詔司空房元齡等脩晉書曰臧榮緒晉書爲本採摭諸家記傳而益附之故魏徵所引晉書紀志傳與元齡本所載畧同蓋臧氏書也淺人見其所引紀志與今本次弟相類竟視爲房等之書錢曉徵宮詹更曰魏徵書爲僞撰始未之審矣梁陳及唐初引臧氏晉書者多不署臧氏之書猶唐人引范氏後漢書者多不署范氏之書也後漢如二謝二張華薛司馬袁氏之書至唐章懷註范書後而諸家皆微引之者必明署曰某氏曰范書舉世旣遵行之故別出之也東晉西晉十八家之書至南齊臧氏括成而諸家漸微引之者亦明署曰某氏曰臧

書梁陳呂下獨數專家故別出之也魏徵書引帝紀起文帝終簡文帝文帝西晉之弟三世簡文帝東晉之弟八世此臧氏合撰之書可證者一也魏徵書引后妃傳房等書亦作傳此臧氏書爲元齡所本可證者二也西晉如王隱書作后妃紀用華嶠後漢書例房等書獨作傳是仍臧氏之舊可證者三也榮緒書分紀錄志傳今房等書之志亦本舊例故魏徵引晉書有刑法志百官志若西晉之王隱書志作記如地道記見水經注東晉之何法盛書百官志作百官表用前漢班書例

見北堂書鈔

房等仍臧氏諸志而魏氏卽採引臧書非王隱何法盛

之書可證者四也朱鳳書紀高帝訖元帝此中興之始而魏徵所引已及於中興呂後八世之簡文帝虞預書紀高帝訖明帝此中興之二世而魏氏所引及簡文距晉祚之終僅三主耳此決爲臧氏之書而非朱鳳虞預之書可證者五也干寶陸機曹嘉之徐廣鄧粲王韶之劉謙之諸紀習鑿齒檀道鸞二陽秋皆各紀其時代遠近之事無紀錄志傳序例隋志編入雜史而不與朱虞王何正史同列魏氏所引益信爲臧氏書而非干鄧曹徐陸王劉七家之紀習檀二家之陽秋可證者六也有此六證知魏徵所引爲臧氏書而凡梁陳及隋唐間單

引晉書不署何氏者皆可決爲臧氏之書不疑矣